

第四百二十七次會議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Arne SUNDE（那威）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一、臨時議事日程（S/Agenda 427）

一、通過議事日程。

二、申請國入會問題：

（a）秘書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為遞送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第一七七次會議中關於申請國入會問題所通過之決議案原文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1170）。

（b）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及十月九日為申請加入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公文（S/1012 及 S/1012/Add.1）。

（c）匈牙利政府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及十月八日為申請加入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公文（S/1017 及 S/1017/Add.1）。

（d）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三日及十二月二日為申請加入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公文（S/1033 及 S/1105）。

（e）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及二十五日為申請加入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公文（S/1035 及 S/1035/Add.1）。

（f）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及十一月九日為申請加入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公文（S/1051 及 S/1051/Add.1）。

主席：在審議臨時議事日程之前，本席欲代表各位同事和本人向前任主席法蘭西代表 Mr. Chauvel 致謝，我們對其主持會議時的謙恭和公平風度深表欽佩。

Mr. CHAUVEL（法蘭西）：承蒙主席讚許，不勝感謝。我所可以自承的唯一功績便是沒有浪費同事的時間而已。

二、通過議事日程

主席：理事會各位理事可以在文件 S/Agenda 427 內看見這次會議的臨時議事日

程。各位對這議程若沒有什麼意見，本席就認其為業經通過。

議事日程通過。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於我們審議申請國入會問題的次序，本人擬請主席提供若干說明。我們若遵照安全理事會臨時議事日程內的次序，那麼這個問題便不是依其時期次序編排的了。所以可否請向本人說明審議申請國入會問題的次序？

Mr. ARCE（阿根廷）：本人願先聆主席的說明，然後發言。

主席：在本席未就處置本問題所可採取的程序作任何建議之前，本席擬簡短撮述這些申請案件的情形。

本年年初，安全理事會曾處理三件新的入會申請。以色列的入會係經安全理事會建議〔第四一四次會議〕，並業經大會通過¹。大韓民國未經安全理事會建議准其入會〔第四二三次會議〕，我們對於這件事情，須依照理事會議事規則第六十條，向大會提出一件特別報告書。尼泊爾的申請〔第四二三次會議〕現正由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查委員會加以審查。該委員會尚在等待其請尼泊爾政府供給的若干消息。

但我們今天議程上的問題都不是這些新的申請，而是更早所提出的，曾經安全理事會在過去數年中加以討論，但仍未獲理事會斷然建議的申請。按照時期次序講，這些申請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便是一九四六年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外約但哈希米德王國、愛爾蘭和葡萄牙，依照本席舉述的次序，先後所提出的五件申請書。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沒有建議准許任何一個這些申請國入會〔第五十七次會議〕，大會於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決議案三十五（一）內建議由安全理事會遵照憲章第四條的規定，重行審查各該國的申請，並以憲章為準繩，衡度各該國的個別資格。但在一九四七年，安全理事會仍沒有建議准許這些申請國入會〔第一八六次會議〕。

安全理事會並曾於一九四七年審議五個歐洲國家所提出的屬於第二類的申請。那幾個國

¹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正式紀錄，第二編，決議案，二七三（三）。

家在戰時曾為德國的盟國，但嗣後曾簽訂和約，這些國家即匈牙利、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芬蘭。安全理事會並曾審議奧地利的申請。安全理事會沒有建議准許任何一個這些申請國入會〔第一九〇、二〇六、二二一次會議〕。

大會於其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決議案一一三（二）中建議，請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就截至當時為止尚未經建議照准的各項申請進行磋商，冀能獲得同意，並以其結論報告安全理事會。關於曾在安全理事會內獲得七票以上的可決，但因有一個常任理事國反對而未經建議准其入會的那些國家的申請，大會特別請安全理事會重新加以考慮。那便是愛爾蘭、葡萄牙、外約旦、義大利、芬蘭和奧地利的申請。

安全理事會遵照上述建議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的〔第二七九次和第二八〇次〕會議中重行審議所有各該申請。理事會對於義大利的申請舉行表決，而結果證明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的態度並未更改之後，議決不作其他辯論即報告大會：安全理事會在重行審議這種事情之後，發覺各代表的立場並無更動，因此理事會議決無限期緩議這件事情。

大會並曾於其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決議案一一三（二）內請國際法院就後開問題提供諮詢意見：即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是否有權以未經憲章第四條第一項明白規定的標準為贊成一個申請國入會的條件，尤其是該會員國能否更以同時准許其他國家加入聯合國為其投可決票的外加條件。國際法院於其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²所發表的諮詢意見中，對上述二問題都作否定的答覆。

安全理事會並曾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八日〔第三五一一次會議〕審議錫蘭所交來的一個新的入會申請書，並舉行表決。有九位理事投票贊成它加入，二位投票反對。因為有一張反對票是一個常任理事國投的，所以理事會沒有建議准許該國入會。

大會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議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通過了關於未能獲得安全理事會建議的所有申請的概括決議案一九七（三）。第一、大會建議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的行動都應依照國際法院的意見。第二、它請安全理事會分別按每一申請案件的情形，重行審議理事會從前所未加以建議的一切申請。大會這項特別建議同時提起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和贊成聯

合國應由各國普遍參加的一般意見。最後，大會特別建議安全理事會應重行審議在理事會內曾獲七票以上的可決但因有一個常任理事國反對而未經建議照准那些申請，即葡萄牙、外約旦、義大利、芬蘭、愛爾蘭、奧地利和錫蘭的申請。

安全理事會在巴黎時〔第三八四次會議〕曾重行審議錫蘭的申請，但理事會又未能建議准許該國入會。這件事情已於第三屆會第二期會議時報告大會。大會那個時候祇鑒悉該報告書³就算了。

我們現在所處的情勢便是所有這些申請至少都已經安全理事會審議過二次而仍未蒙理事會建議照准，但大會又請我們重新加以審議。除了大會所作的請求之外，就本席所知，這件事情祇有二項新發展：第一，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第二，已有三個新理事國參加安全理事會。

在這種情形之下，若把這些申請再交給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查委員會去審查，或甚至再在安全理事會裏面提出討論，都不見得有什麼實際效用，因為舉行討論祇不過重複以前的辯論而已。理事會其他各位理事若能同意，本席現在祇擬問一聲有沒有任何代表業已更改他們在紀錄內所載的立場，或擬就這些申請提出任何新的要點來討論。我們尤其想知道，各常任理事國是不是仍舊想利用他們的表決特權來阻止一個國家入會，或者他們準備追隨英聯王國的慷慨榜樣〔第四一四次會議〕在決定申請國入會問題時不行使否決權。以前沒有機會在理事會裏面就這些申請發表意見的安全理事會三位新理事若能現在表示他們的立場，本席認為也是很有裨益的。本席願藉這個機會立即代表那威聲明我們堅強支持聯合國的普遍性一觀念，並且我們的行動將遵照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

本席以理事會主席的資格，更擬建議一點，即這次會議中所作的陳述若不能表示立場上的任何更動而使理事會可以推薦任何一個或全體申請國入會，我們就不必舉行正式表決了。

為作最後一次說明起見，本席擬再講一遍，我們現下有開三類申請：第一，一九四六年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外約旦哈希米德王國、愛爾蘭和葡萄牙的申請；第二，一九四七年匈牙利、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和奧地利的申請；第三，一九四八年錫蘭的申請。

² 參閱“准許國家加入聯合國問題（憲章第四條），諮詢意見”：國際法院報告書，一九四八年。

³ 參閱入會第三屆會正式紀錄第二編，第一九二次全體會議。

就錫蘭而論，在大會請我們重新加以審議之後，我們的確已再行審議過它的申請了〔第三八四次會議〕。但本席覺得在今天的會議中，理事會應把錫蘭的申請連同其他申請一併重加審議。關於這一點，我們若回憶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時曾採取類似辦法，或可有所裨益。經大會的請求⁴，安全理事會曾在大會提出此項請求的同一屆會時分別重行審議〔第二二一次會議〕義大利和外約但的申請，但當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四月間重行審議所有其他申請時〔第二七九次及第二八〇次會議〕，該二項申請又包括在內。

本席相信本席業已答覆蘇聯代表的質問了。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擬就臨時議事日程講幾句話。根據主席剛才所講的話，我以為他是要安全理事會按照時期次序審議申請國入會問題。

關於這一點，本人擬請秘書處立即分發——如屬可能即在此次會議中為之——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各國名單，並註明各該國送交申請書的日期。

Mr. ARCE（阿根廷）：本人於二星期前請主席召集這次會議審議申請國入會問題。因此本人對於舉行今天的會議應負若干責任。議事日程業已通過，雖然詢問各申請書送交的日期並無害處，但我們切切實實地有一個議事日程，要我們審議申請國入會問題，特別涉及大會在巴黎時所作的建議，該建議的案文已在我們面前，並已在議程的項目二（a）內提及。

本人相信這是我們所應遵循的次序。本人請求發言便是遵照這個次序，想就這件事情作一般檢討。

在本人發言時，秘書處可以把理事會現所審議的各件申請書的遞送日期通知各位理事。但本人力主務須即行開始辯論申請國入會問題，首先研討大會要理事會重行審議各項申請而在業經通過的議程項目二（a）內提及的這個請求，不問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的意見如何。

主席：本席曾在開會詞中說過，本席以為我們應先舉行一般辯論，然後再決定有無投票表決的必要。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再回到應當依什麼次序表決的問題上去。

蘇聯代表所要知道的消息大約在十五分鐘之內即可通知他。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阿根廷代表講起審議各項申請的次序

問題時，稱議事日程業經通過，主席沒有加以糾正。

茲須聲明本人並不認為臨時議事日程業經通過，因為主席於問到對於議程有沒有任何意見之後，他就說“通過”，實則本人當時曾舉起手來，主席竟未顧及本人請求發言。以後本人又特別論及議事日程。因此，本人不承認議事日程業經通過，本人認為我們仍須決定這個問題。本人是否將再發言，須視主席的說明而定。

主席：本席前宜稱議事日程業經通過，當時以為是對的，但既然對於這一點似有懷疑之處，本席將把它交付表決。蘇聯代表所提出來的問題不是議事日程的問題，而是表決的次序問題。本席業已說過，如需要舉行表決時，我們將再回來討論這個問題。本席現在以通過臨時議事日程問題交付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主席竟認議事日程業經通過，本人頗為詫異，因為本人正擬論及審議各項目的次序，而不是論及表決各該項目的次序。表決次序當然須隨審議各項目的次序而定。主席現若請理事會表決確定審議臨時議事日程內所載各項目的次序，在表決之前，本人擬發表若干意見。

主席：本席業已說過，蘇聯代表所提出的問題不是議事日程問題。本席現在以通過議事日程問題交付表決。贊成通過臨時議事日程的請舉手。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請求就主持本會議的方式發言，而本人的請求竟被置諸不顧。本人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本人必須指出這是本人第一次遇到這種舉動。

Mr. TARASENKO（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本人認為議事日程問題尚未決定。主席拒絕聽取安全理事會理事們關於臨時議事日程的意見，殊堪詫異。在通過一個議事日程時，或在提請通過一個臨時議事日程時，聽取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的意見而不即機械地通過議事日程，那纔是正當辦法。或者有人提出若干修正或增補，那是很可能的。不幸主席不遵守這種程序，而想用他的主席特權強使通過他所贊成的議事日程草案。本人不但不贊同這種主持會議的方法，並不得不提出反對和抗議。本人要請主席聽取願意發言的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的意見，祇有在辦到這一點之後方可進行把議事日程草案交付表決。

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代表關於研究在我們面前的文件內所載臨時議事日程之後，認為依照大會一

⁴ 參閱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決議案，一一三（二）E及F。

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決議案一九七（三）B部，安全理事會應就尚未作最後決定的一切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案件，按照時期次序加以審議；那便是按照提出申請書的次序辦理。

蘇聯代表團看不出為什麼要從所有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各國中間特別選出一組國家來，為什麼它們的申請應受優先和特惠審議，而另外一組國家的申請則應待以後審議。這種辦法是歧視辦法。

大家都明白，由美國和英聯王國領導的若干國家幾年來一向進行着蘇聯代表團所久已指為歧視某些國家——不准其加入聯合國的國家——的政策。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便是屬於這一類的國家。

一面不准這些國家加入聯合國，而同時美國和英聯王國代表團則堅持催促准許若干其他國家——這些國家尚且不能滿足加入聯合國所應具的條件——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由此可見上述政策更是有所歧視的了。

蘇聯主張對於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一切國家，均應予以平等待遇，而以其能滿足聯合國憲章第四條所規定的條件為根據。為了這個理由，蘇聯代表團遵奉大會決議案——我們知道那件決議案是依照瑞典的提案而通過的——相信審議加入聯合國的申請書應從阿爾巴尼亞開始，因為大家都知道它是那一組國家中首先申請入會的。那件申請書是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就送來的。為了這個理由，審查阿爾巴尼亞的申請書問題應列為第一事項。在審議該項申請並獲得決議之後，按照正當次序，就應該繼而審議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申請。該項申請在議事日程上應列為第二項。其次應為約旦的申請，隨後則應按照收到申請書的次序——像秘書處的一覽表所載的一般——審議其他各國的申請。

安全理事會倘按照任何其他次序去審查請求加入聯合國的各國的申請書，就不啻表示對於早先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有所不公和歧視。

蘇聯代表團的立場所根據的理由是：凡能夠滿足憲章一切規定的各國家中，不論就審議它們的申請書方面或就准許其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方面而言，沒有一國與他國相比時應受最惠待遇。

蘇聯代表團的立場又根據另一原則，就是沒有一個聯合國會員國有權利堅持讓某幾國加入聯合國，而拒絕能夠滿足憲章所規定的條件的其也各國入會。我們不能容忍對於若干國家

的歧視而對於沒有更大權利或理由可以入會的其他國家的偏袒和保護態度。

關於這一點，我們要指出在本人所說過的關於申請國入會的大會決議案首段附近B部內就載有大會絕對明確的建議：應重行審議一切申請，這就是說在決定其中請書已在理事會案前的各國家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問題時，各國應受平等待遇。

因此蘇聯代表團提議：我們應嚴格遵照上述大會決議案而審議請求加入聯合國的所有國家的申請，審議時應依照聯合國收到各該申請的次序，並且理事會應首先審議阿爾巴尼亞的申請；更有進者，今天會議的議事日程和討論申請國入會問題的以後各次會議議事日程均應按照同樣時期次序編排。蘇聯代表團將投票反對主張採取任何其他次序的任何提案。

Mr. GUTIÉRREZ（古巴）：主席提請表決時，古巴代表團未作表示，因為它感覺議事情形似有紊亂之處，並且理事會內有一位理事沒有得到機會請求修改臨時議事日程，或就此事發表某種意見。因為蘇聯代表現在已經提出了他認為對於議事日程所必須陳述的評論，古巴代表團要聲明它贊同主席所提出的議事日程並將予以投票贊成，而且它覺得蘇聯代表團所發表的議論未足令人信服，因為臨時議事日程祇不過把各項入會申請依其是否已獲得七張以上的可決票一標準排列在一起罷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是那些不贊成臨時議事日程的各代表業已說過了一切他們所要說的話，現在似乎就可以舉行表決，進而認為議事日程通過。

主席：通過議事日程絕不是預先決定把每一入會申請交付表決的次序問題。本席可向蘇聯代表保證：若每一申請需要分別討論時，本席將請理事會決定討論和表決每一申請的次序問題。因為蘇聯代表曾建議更改臨時議事日程，本席茲依此項諒解再以議事日程的通過問題交付表決。

舉手表決，結果如次：

贊成者：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英聯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反對者：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議事日程以九票對二票通過。

二、申請國入會問題

Mr. ARCE（阿根廷）：為節省理事會時間起見，本人願意把我的陳述即時傳譯。因為我的陳述相當長，理事會可以節省大約百分之

六十五的時間。本人並不想以此造成一個先例；我祇想使理事會各位理事聽我的演說詞用不着聽三遍。

主席：若沒有人反對阿根廷代表的建議，本席有鑒於阿根廷代表的陳述很長，特行提議在經常程序之外開一例外，即時傳譯他的陳述。既然沒有人提出異議，我們當即照辦。

此際即採用即時傳譯辦法。

Mr. ARCE（阿根廷）：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在巴黎曾就請求加入聯合國為新會員國的各項申請，其尚未依照憲章第四條規定獲致決議者，通過了九項建議。本人係指決議案一九七（三）。

該決議案第一部分建議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及大會各會員國在舉行投票時應依照國際法院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意見投票。

國際法院在上述日期表示意見如下：聯合國會員國在安全理事會或大會中在法理上不應根據未經憲章第四條明白規定的條件而投票。再者，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會員國既承認有關國家具備該條所規定之條件，即不得以同時准許其他國家與該國一起加入聯合國為投可決票之外加條件”。

第二項建議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分別參酌每一特殊案件的情形，重行審議暫而未決的各項入會申請。這便是蘇聯代表所提起的那項建議。該建議提起上述國際法院的意見和聯合國的普遍性，但避免就這二件事情表示任何具體意見。它沒有講到任何個別申請案件。

其餘七項建議特別論及葡萄牙、約旦（外約旦）、義大利、芬蘭、愛爾蘭、奧地利和錫蘭的申請。對於前五個國家，大會重述其以前決議，認為照大會的意見，各該國家都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且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的義務，所以應准許他們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我們應注意葡萄牙、約旦、義大利、芬蘭、愛爾蘭、和錫蘭的申請都曾在本理事會內獲得九張贊成票，而奧地利的申請則曾獲得八張贊成票。

在大會提出了一九四七年決議案一一三（二）所載建議之後，安全理事會並未處理該事項。那種態度是等於漠視大會的建議，是絕對不能許可的。阿根廷代表團認為我們決不能再讓這種情形發生，因此在數天前請理事會主席把大會最近的決議案正式提請理事會注意。

這件事情對於聯合國的結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根本涉及聯合國的會員問題，從道義觀點上看起來，它對於全世界也是很重要的，因為若干確能並願意參加聯合國而愛好和平的國家由於幾個國家的過失暨其他國家的漠不關心或優柔寡斷，以致被阻於門外。

有幾個代表團在國際局面未趨明朗之前，或在列強尚未能達到某種協議之前，寧願不採取任何行動。那種態度可以使我們無限期地一無舉動，久則或會燃着引起新的世界戰爭的火星。如屬前者，我們的漠不關心可以證明聯合國在政治上的無足輕重；如屬後者，即使我們對於戰爭不負實際責任，但就引起戰爭的事件而言，我們也不無一部分過失了。在這兩種情形之下，我們都是間接地在反對國際組織，支持極端的孤立和誇大的中立。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於華盛頓成立聯合國團體，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金山締造本組織，現在有五十九國採取聯合行動，當然都不是為了達成上述目標而作的。憲章裏所載的宗旨和原則給予我們一項義務。構成本組織的所有國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則已為我們指示途徑了。

我們不應容許列強間的逐鹿爭雄——那些國家在戰前行動完全自由——移到聯合國裏面來。在金山我們曾獲得許諾，說是定要消滅這種敵對的現象——我們是因信賴這種許諾方接受憲章第二十七條的——如今即使無法消滅這種現象，我們的行為也不應像戰前尚未有聯合國時那樣。

我們理當採取正當態度，庶可於萬一發生戰爭時，世人可以估定新戰爭煽動者的責任，並指出誰是侵略者。這是保全聯合國的唯一辦法。我們希望如遇到這種不幸事情，聯合國能夠團結一致來保護遭受侵略之受害者。

有些人認為某種確切態度將促成本組織的瓦解。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相反地，當可能的戰爭發生時，我們如仍是漠不關心或一無舉動，那本組織總會瓦解呢。並且讓我們不要自欺自騙；中立之說今後必成為神話。

所以我們必須警惕地和積極地注意事件的情勢。這樣我們就無須再從頭做起了；我們就不必再聯合起來對抗侵略者了；侵略者與聯合國之間，或侵略者與繼續維護憲章內所宣佈的和平宗旨及原則者之間勢將發生鬥爭。

我們若掩目不視，那是毫無益處的。若“金山精神”已死或正奄奄待斃，我們必須在下列二種解決辦法之中選擇其一；提倡這種精神者必須使它復活並消除世人的恐懼，否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就須宣告它的死亡而另找一個繼承者。

就本事件而言，冷淡、懈怠和漠不關心即等於瓦解和死亡。個人和社區的生命都需要行動，我們必須進步；我們必須變更，我們若做錯了事情，我們應坦白承認，我們應變更我們的行徑，固執是沒有結果的。首受改弦更張之

益的便是各大強國，除非它們抱着祕密和自私的企圖；在這種崇高的文明和技術進步時代，抱有那種企圖是不可想像的。

本人頃所提出的一般研討使本人對於申請國入會問題尋得一種切合現實的解決辦法。聯合國一旦讓全體國家或差不多全體國家都成為會員國，國際和平及安全便更顯然可以達成了。大會的決議將較為有力；安全理事會將負較大責任並將受較嚴格的管制。意圖侵略者在採取任何冒險的行動以前就要三思而後行了。

聯合國不能停留在我們已陷入的僵局中。理事會各位理事都知道阿根廷代表團對於這件事情的意見。它相信自己是對的。憲章已很明白地規定應行遵循的途徑。我們在各委員會內和在大會內所一再提出的法律論據沒有被人反駁過。有些論據甚至未蒙予以適當的考慮。這個問題往往是在時間短促的情形之下，在無結果的政治辯論上浪費了許多時間之後的最後一時刻，方提出討論的。

現在已到了我們大家都必須確定立場的時候了。但我們不應僅僅重彈那些多少似曾經某方授意的評論員的爛調，或重述那些日事閒談的黨派所講的故事，此等人士老是專好引述各強國的聲明或宣言。此種聲明或宣言有時則謂某某強國願意放棄一項特權，實則這些國家在本事件中並未享有此項特權。但這些強國並沒有採取在目前情形之下，足以切實表示這種意願的唯一立場。換言之，他們沒有負起解釋憲章規定的政治責任，藉以維護大會權力和特權。追根究底，聯合國的精神，本組織的生命和文明世界的希望，都是寄託在大會身上。

阿根廷代表團所曾一再提出的法律論據如不能使出席理事會的各理事國滿意，那我們就必須採取一種政治觀點了。蘇聯代表團對於此途已有所指示。它在力謀推翻國際法院就申請國入會問題所發表的意見之時，聲稱憲章沒有禁止它在投票時考慮政治因素。蘇聯代表團是對的。更有進者，該代表團如此說法並未駁倒其所力為爭辯的國際法院的意見，因為該項意見確切聲明它祇是針對投票的法理根據而言的。

蘇聯代表團在投票表決申請國入會問題時若有權利引據政治理由，甚至在承認義大利已滿足入會所必需的條件之後仍行投票反對那個國家加入，那麼其他代表團在遇到想要打破某種政治僵局——像我們在本人現在所講論的事件中所遇到的這樣僵局——的時候，它們為什麼沒有權利表示政治意見呢？

美國、英聯王國、法蘭西和中國不是都曾經宣稱對於申請國入會問題它們準備不使用其否決權嗎？它們一定是為了重大的理由才放棄這樣一種可以爭辯的權利。我們必須假定它們在內心深處一定相信原不應有此種特權，它們一定覺悟行使此種特權是有害於聯合國的，若果如此，他們為什麼要使本組織受害，而不依照我剛才所講過的信念來辦理此事呢？

即使假定它們沒有法定權利可據以照此辦理——我便是相信它們確有這種權利的一個人——我們怎能不感到目前情形需要它們採取的那種態度的重要性呢，尤其因為它們從那種態度中是得不到自私利益的。在另一方面，表示那種態度就是本組織的極大進步，且足為尊重那些愛好和平國家的權利的表徵；愛好和平國家的命運將隨那種態度為轉移；那種態度並可保證所有大小各國在法律上的平等，並足以確立大會得行決定誰可加入本組織的這種不容爭辯的權利。

大會於一九四八年以到會及參加表決的會員國百分之八十以上之絕大多數重申它於一九四七年根據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和智利所提出的一件提案而通過的關於若干項入會申請的陳述；大會肯定所指國家均愛好和平，且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的義務，所以應准其入會。這一件如此重要而具有民主精神的陳述難道還不足以使願意對申請國入會問題不行使其否決權的各代表團首先在安全理事會裏面和以後在大會裏面採取類似態度嗎？假定他們仍舊深信在法理上他們不能照辦，他們豈不相信輿論的廣大擁護可以解除他們的一切責任呢？我覺得一定是可以的，這便是阿根廷代表團何以提出剛才分發的各決議案草案〔S/1331至S/1337〕並請各理事予以審議通過。

理事會須決定它對於若干國家——共有十二國——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案件，是否擬作有利或不利於申請國的建議。關於這一點，我們須默契凡擁有七票以上之可決票者應認其為獲得有利的建議，在另一方面，沒有得到這種贊助者即應認其為獲得不利的建議；我們並須默契應將一切申請，不論其獲得有利的或不利的建議，提交大會下屆會審議，由大會依照憲章第四條及第十八條作其所認為適當的決議。

本人所提各決議案草案現祇建議准許以前曾獲七票以上之贊成票的各申請國入會，但我並不反對考慮——如蘇聯代表所建議者——其他草案，而且阿根廷代表團也許將投票贊成若干項此類草案。

各位代表現在既已明瞭本人替阿根廷代表團提出的提案的宗旨，他們無疑地會讓我講一

講該提案所根據的法律上理由，並讓我反駁一下反對該提案的若干議論。為縮短我的陳述起見，在說明我們的法律立場之後，如屬可能，本人擬將贊成和反對該提案的議論同時加以分析。但在開始陳述之前，我必須提醒各位理事，本人係代表一個美洲國家，目前新的獨立國家勢難在美洲產生，所以准許申請國加入將有利於加強歐洲、亞洲和非洲的政治力量，而是無補於美洲的政治力量的。我要請他們注意一項事實，即阿根廷並不是為任何直接利益而奮鬥；它是為對於憲章的正確解釋而奮鬥，它是為一種理想而奮鬥，它向來都是如此的。

大家都明白憲章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大會經獲安全理事會的建議後，得以決議決定某一申請國是否滿足同條第一項的條件，本組織業已接受全體會員國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為其基本原則之一。既然在大會裏面全體會員國均有平等代表權，所以應由大會根據憲章所規定的票數准許或拒絕申請國人會。

關於這件事情，憲章係遵循這一類一切——或差不多一切——大會所接受的成規。關於誰可以做會員國一問題的決議是不容申訴的，因為負責處理入會問題的便是他們自己。

我們須注意，憲章規定進行二件頗有分別的事體。一件是作成決議，或毋寧說獲致最後決議；另一件是在就申請國能否滿足憲章所定條件一問題妥加審議之後，建議採取某種行動。這種審議之目的是在使受權作成建議的機構能按照其決議提出贊成或反對准許某國人會的建議。正如受權作成決議的機構可以通過有利或不利於申請國的決議一般，受權作成建議的機構也可以通過有利或不利於申請國的建議，除非延緩審議此種事項，沒有第三種替代辦法了。但緩議須獲決議；因此安全理事會可以建議緩議，但祇有大會能作決議。

所以阿根廷代表團相信如遇任何這三種情形之一——有利的建議，不利的建議或建議緩議——實施情形必須讓大會知道，因為大會是作成決議的機構。

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尤其是蘇聯代表團，曾認定並仍舊認定建議必須是有利的，如屬不利，便無建議可言，而事止於此。不幸聯合國其他會員國也有贊助這種同一見解的。本人擬證明這個見解是錯誤的。

第一，我要說憲章用“建議”一詞，但並未加以限定，我不知道用那一種言辭上的幻術方能稱憲章上所講的“建議”便是指“有利的建議”。形容詞是不能吹進案文裏面去的；在要限定一個名詞的時候方用到形容詞，但沒有一

個人有權利去限定“建議”這個名詞。這個名詞是具有不容誤解的意義的，因為憲章並未加以限定。

建議可以有許多種。它可以主張採取行動或不採取行動。例如大會可以向全體會員國建議，它們的政府應決定人權是某某幾項。大會可以向與希臘毗鄰的三個國家建議不應援助侵入希臘北疆的游擊隊。在第一個例子內，它所請求的是積極行動：通過規定上述人權的一項法律。在第二個例子內，它所請求的是消極行動：禁止庇護及以軍器和糧食供給游擊隊。

在另一方面，建議可以有條件或無條件的。安全理事會建議舉行荷蘭為擬解決它與印度尼西亞共和黨人的爭執所主張召開的會議，並繼續斡旋，但以荷蘭政府釋放印度尼西亞領袖及交出耶嘉達城為條件。為消除國際緊張局面起見，大會在巴黎一致表決建議應由五大國舉行會議，試行解決它們間意見紛歧之處。在第一個例子裏面，荷蘭政府感到為了避免其他措施，滿足對方所要求的條件是必要的，遂即照此辦理。在第二個例子裏面，大會是對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講話，並請它們試行獲致某種協議，因為世界和平及安寧大部分有賴於此等協議。那種請求不但不受任何條件的限制，並且表示一種關切之情，致使任何一種協議似均可接受。

建議可以是有利的或不利的。例如安全理事會建議大會准許葉門為聯合國會員國，葉門旋即入會。安全理事會建議大會不應准許阿爾巴尼亞入會，因為它不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阿爾巴尼亞的申請即遭否決或延緩。

這些例子已經夠了。

關於申請國人會問題，安全理事會理應審議每一個想加入聯合國的國家的申請，並須在確定該國能否滿足憲章的規定之後，就其申請表示有利的或不利的意見。理事會的意見送達大會之後，後者便有權採取適當決議。理事會固可加入一段陳述，說明它採取那種態度的理由，尤其是於作成不利的建議時，允宜附此陳述。

在另一方面，本人所抗議的辦法若被接受，理事會若因遵照此等辦法而有權於不贊成某申請國時保留其意見，這種程序便等於就這件事情獲致了一項決議，此項決議足以阻止大會——它是依法受權作成決議的機構——行使其一種最重要的權力。

理事會若議決延緩審議一項申請，它若自動地這樣做而經議定延緩，其結果與上述情形是一樣的。理事會如不作它所應作的建議，勢將阻止大會行使其所獨具的特別權力。

無論從政治或法律意義來講，建議並非決議，它祇是為決議作先導的一項意見。

相信建議必須是有利的方能符合憲章第四條的那些人把“建議”二字依其通俗意義之一而加以解釋在推薦一個人就業而講他好的時候，或當一個人要力述某一事物的長處或優點的時候，一般人多引用這種意義。但他們忘記了，就是在日常用語中，“建議”二字也可以有不利的含義的。

用於評論人物的時候，有利的建議，或祇是反對我的那些人所謂建議，普通都是以書面表達的，正是因為它是有利的；但這並不是說這兩個字不能用以表達與此相反的意義，例如如向某人問起第三者時，他答稱關於這第三者他不能有所建議便是。實際上，遇到那種情形，人家不願意在書面上記明曾作不利的建議。

就我們目下所審議的事情而論，這不是就業或一件東西的問題。這是聯合國憲章問題。聯合國憲章是一種國際條約，既屬國際條約，凡予以批准的所有國家便都應遵守它。問題是應否准許某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因此我們必須證實該國是否愛好和平，接受了它的申請之後，它是否能夠履行它的新地位所產生的義務，是否願意履行它的義務。安全理事會對於此項問題妥加研究之後，必須表示確切意見，不問其意見如何；它必須說明照它的意見，應准許該國入會，或相反地，最好不准該國入會。那並非安全理事會選定了某一特別國家，俾可作有利的建議，而是那個國家提出了它自己的申請；因此安全理事會必須說明是否應准它入會。

Funk and Wagnalls 字典裏面對於“建議”一詞的解釋之一是“就行動方針提供意見”。Larousse 字典對於“建議”一詞的解釋之一是“意見或勸告”。Webster 字典對於“建議”一動詞的解釋是“勸告或提供意見”。該字典對於“建議”一名詞的解釋之一是“所建議之事物，行為程序，或類似事項”。

在大會上次屆會中⁵，Mr. Vyshinsky 曾指阿根廷代表團對於“建議”一詞的解釋為異想天開，並竭力爭辯。但我們曾頗有所獲。Mr. Vyshinsky 雖曾那樣竭力和以那種牽強附會的議論來反對該項解釋，最後也承認“一般而論”，建議可為正面的或反面的，但關於申請國入會問題，這種區別是不可能的，因為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若安全理事會

不作有利的建議，大會不得就該問題作任何決議，而祇能夠把申請書送回安全理事會。

但第一百二十六條不是這樣講的。它稱：“如安全理事會不建議該申請國為會員國或駁議該申請時，大會得於充分審查安全理事會特別報告後，將原申請書連同大會全部討論紀錄發交安全理事會重行審議，再向大會提具建議或報告”。這項規定是經大會通過作為其議事規則之一的。它授權大會把案件送回安全理事會，但並未褫奪憲章所給它的決議權。如褫奪大會這種權力，那就是違反憲章。

Mr. Vyshinsky 曾屢次引用以第一百二十六條為根據的這種議論，因為該條是由贊成他所辯論的那種辦法而追隨蘇聯的過半數會員國起草的，並且因為他相信那個案文是對他有利的。但就 Mr. Vyshinsky 而言，不幸得很，事實並不如此；我所說的過半數會員國不能滿足他的願望至他所企盼的程度，因為一條議事規則是顯然不能修改憲章的。他又稱阿根廷代表團投票贊成那一條的措辭。這是不對的。在起草現在的議事規則時，我是委員會委員之一，大會議事規則中涉及申請國入會問題的一部分並未由我所參加的那個委員會加以研究。這項任務是交給一個特別委員會辦理的，本人並未參加其工作，這件事情是不值得多談的；但如屬必要，另有機會時我再回來討論它。

我已經講起 Mr. Vyshinsky 他和烏拉圭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 Mr. Ugon⁶ 是在大會上次屆會時對於我所主張的理論提出最多異議的二位代表。其他代表也有宣稱反對此項理論的，但沒有反駁我的議論或舉出任何他們自己的議論來。所以我覺得祇須提起上述二位代表的評論便足以概括整個問題了；我將不再提起他們二位的名字。這樣進行討論比較好些，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可以不顧提出意見者是什麼人而祇求說明他們的評論本身的真實價值，於是也就可以不管作那些評論的人在政治上和法學上的重要地位是否會增加其評論的價值了。我當然沒有忽視：就本事件而言，這些有關人士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否認的。因此本人將抽象地列舉反對本人所主張的意見的各種議論。

有人力稱入會申請須經大會和安全理事會二者均予以通過。這種議論實欠明白。如果說理事會必須以建議表示它的通過，而大會必須以決議表示它的通過，那麼我們就同意了。但如果說這二個機構必須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來獲致決議，這種說法便是錯誤的和違反憲章

⁵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正式紀錄，第一編，專設政治委員會，第七次及第十一次會議。

⁶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正式紀錄，第一編，專設政治委員會，第六次及第十四次會議。

的。憲章稱理事會祇能建議，而決定之權則在大會。

有人力言准許申請國加入為會員國是安全理事會的特定權力之一。這是不對的。憲章第二十四條規定理事會的職務和權力。理事會應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為使其達成此項任務起見，憲章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予以“特定權力”，憲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及第十二章內”對於這些權力均有所“規定”——本人茲係引證憲章。各位代表若想在上述各章內找到建議准許申請國入會的權力，那是找不到的。在第五章裏面也是找不到的。第五章是關於安全理事會的組織、職務、權力、表決和程序的。

我剛才已經提醒理事會，憲章第二十四條特別講明理事會的特定權力已在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十二章內加以規定，那就是論及爭端的和平解決，對於和平的威脅、和平的破壞及侵略行為的應付辦法、區域辦法及戰略防區的託管制度等的各章——此外就沒有其他規定了。我應該加上一句，即第五章尚指出應由理事會決定的其他事項，例如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和三十二各條內所載關於理事會組織及職務的各問題。但沒有一處、沒有一條、也沒有一句曾提起理事會有就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申請書作成建議的權力。

為了這個理由，我一向認定，並且仍舊認定，第二十七條內關於表決的規定一定是祇適用於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十二章內所列舉的理事會職務和特定權力。

為使反對我的主張的那些議論更加強起見，有人說憲章第二章、第四章、第十章、第十四章和第十八章及國際法院規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五章曾特別規定應由安全理事會提出建議的其他事項。這一點我們必須弄清楚。

第二章裏面所講的事情正是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准許申請國入會停止會員權利之行使及除名，這正是本組織生死所繫的一個問題。關於所有這三件事情，程序都是一樣的：不論是擴大本組織（准許申請國加入）或縮小本組織（將原有會員國除名），都是經由理事會建議，再由大會決定。但正如為一個名詞作定義時，不應將要解釋的名詞本字列入定義一樣，所討論的問題也不能用為論據，去證明主張該項論據者是對的。

憲章裏論及大會的第四章，沒有提到任何一件事得由安全理事會作成建議。理事會可以請求秘書長召集大會特別會議，但這種請求是與建議大不相同的。憲章裏沒有用“建議”二字，那是很對的，因為關於這件事情，理事會並不是建議召集大會——那是對於秘書長沒有

拘束力的，而是一項確切請求，秘書長必須遵照此項請求而進行召集特別會議。

論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第十章沒有提到由安全理事會作成任何建議之事。

論及修正的第十八章也沒有提到由安全理事會作成任何建議。

論及國際法院的憲章第十四章以及國際法院規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五章裏面祇有二處提到安全理事會的建議：理事會應就非會員國得為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的條件的確立向大會提供意見，及就非聯合國會員國而已接受國際法院規約的國家可以參加選舉法院法官和修改規約本身的參加條件的確定向大會提供意見。

反對我的主張的人忘記了一點，他們應補充說：關於國際法院的組織和法官的選舉，大會和安全理事會是站在平等地位而且可各自採取行動。再者，安全理事會以過半數即可選舉法官，即祇須六個常任或非常任理事國同意便可為之。所以理事會關於國際法院工作的建議與關於聯合國工作的建議之間是無法建立任何關係的。後者顯屬政治的；而在另一方面，前者則純屬行政的。

我們從上述各節可以看到，在所提及的各章裏面，除了第二章之外，都沒有講到安全理事會的建議。第二章裏面講到的建議正是與這次討論有關的。那麼我們怎麼能夠把它用為類似事情的例子呢？類似什麼呢？類似它自己嗎？

所以我說，除了關於安全理事會的組織、職務及特定權力的各章——第二十七條內所規定的表決程序祇適用於那幾章——憲章裏面並沒有提及這種建議，我是對的。那種程序是特別為那個目的而規定的；若非如此，那就沒有理由需要那種程序了。

這種事情既然業經說明，並且我們業已證明安全理事會的特定權力之內和論及安全理事會組織、職務、表決及程序的第五章所列舉其他權力之內都沒有作成建議的權力這一項，為確定憲章第四條、第五條和第六條所用關於這個機構的文字的意義起見。我們必須決定論及大會的第四章所列舉的權力之中有沒有就准許入會、停止會員國權利之行使、及除名等事作成決議的權力。答覆是肯定的。第十八條的確在事實上明定應由大會作成決議的各項重要問題之中包括准許申請國加入，停止會員國權利及特權的行使以及把會員國從本組織除名等事在內。這證明就准許申請國加入問題作成決議的權力是特別明定單獨授予大會的，不得以

大會自己的意志及其職權範圍以外的任何行動來妨礙或減少這種權力的行使。

憲章當然不是盡善盡美的。對於它的運用，我們原可提出若干合理的異議；但它是經各方嚴密訂定的；所以正確地加以解釋是不難的。我們若把論及雜項條款、過渡辦法、修正及批准的最後四章暫時擱在一邊，其餘十五章則秩序井然，分門別類，我們都不能不承認這一點，甚且不能不表欽佩。

第一章規定創設本組織的宗旨和原則；第二章陳述通過這個決議的一些法人是誰，這些法人不但造成了本組織，它們自己便是聯合國的基礎和要素。

但這些法人——國家，也就是國際社區的各個單位——不能經常不斷地開會以便採取必要行動，藉實施那些原則去達成那些宗旨，所以它們議決設立必要的“機關”去代替他們執行該項任務（第三章）。它們設立了一個行政機關，即秘書處（第十五章），和一個司法機關，即國際法院（第十四章）。它們的主要目的是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因此它們設立了一個特別擔負這項責任的常設機關，即安全理事會（第五章），它們並給與安全理事會以若干特定職務及權力（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及第十二章第八十三條）。

它們也必須促進社會、經濟和文化進步及注意全世界人民的福利，所以它們設立了一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十章），予以特定職務，並規定了它的一般事務綱領，俾可保證國際經濟及社會合作（第九章）。它們明白世界上有若干落後區域，需要一種特別政權；因此它們成立了一個特別制度（第十二章）和一個託管理事會（第十三章）去管理施行該制度。

這些事體都做到之後，為監督它們的工作起見，它們又成立了大會（第四章）。大會是由議決締造聯合國的那些同一批法人組成的，除特殊情形之外，它每年開會一次，查閱剛才設立的五個機關向它提出的報告書，討論那些報告書及採取它所認為適當的其他措施，俾可重行確定各國成立本組織時心目中的宗旨，更換它所成立的各機關的理事國或委員國，並以它們工作所需要的經費供其支用。

聯合國各會員國相信——它們這種想法是對的——這樣，它們便可以維持不可缺少的警惕，使它們所設立的每一個機關都能夠履行它的職務，不使它們因有任何重疊而可能阻礙它們所設立的法團的進步。

就是在這個際會，聯合國於設立安全理事會時做錯了一件事情，即議定讓五個會員國在

負責維持和平及安全的機關內擁有常任理事之席，並以一票即能阻止該機關於行使其特定權力時獲致決議，這是享有雙重的特權。

這便是四十九個國家於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間在金山集會的工作概況。一審這個概況便可見對於為了推動聯合國的業務而成立的每一個機關，憲章裏都顯然分別特闢一章或幾章，以規定每一機關的組織、職務和權力、辦事方面所應遵守的程序、和對於受權作成的建議和決議舉行表決的方法。所以，我們不能允許任何一個這種機關現在臆斷它可以超出指派給它的職務範圍而強使聯合國接受約束自己行為的特別條例或程序，例如准許申請國為會員國或將某會員國除名等事項（依照定義，這些權力是祇有聯合國本身才能享受的特權）。

我們不應當忘記，沒有會員國（第二章）便沒有本組織，也便沒有大會（第四章），而沒有大會便沒有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或國際法院了。並且沒有大會便沒有經費、而沒有經費便沒有行政當局或秘書處了。

從上述種種看起來，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為了特殊宗旨而成立的機關，如安全理事會之類，不得堅持實施為了特殊宗旨而替它們規定的條例和程序，要是這些條例和程序足以阻礙本組織業務的順利進行和阻撓其採取措施。這就是我為什麼一向認定，現在仍認定，當安全理事會就應否准許一個申請國加入本組織一問題作成建議時——那是理事會權力之外的一件事情，須以在大會裏面集會的各會員國自己的意志為根據——第二十七條是不適用的。適用第二十七條之處是有限的；它祇適用於理事會的特定職務方面，而不得推廣施用於理事會無權解決的問題。

但為使我們更有理由來反駁這種議論起見，讓我們暫時假定，對於這件事情第二十七條是可以適用的。我們仍須決定應當引用關於程序事項的第二項或引用關於實體事項的第三項。有人主張應當引用後者，因為沒有一個頭腦清楚的人會辯稱申請國入會問題是一個程序問題。我認為我的頭腦尚屬清楚，所以我不能消極地接受那種議論。我祇能夠說本事項不是決定申請國入會問題是一個實體問題或是一個程序問題，而是決定在大會就申請國入會問題達成決議之前應由安全理事會作成的建議是一個實體問題或是一個程序問題。

把這個問題正確地提出來之後，就可知這件事情並不是一個實體問題，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們應引用第二項。但實則第二十七條祇能適用於完全屬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圍內的

事情。因為這件事情不是完全在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圍之內，所以祇須出席和參加表決的過半數理事國或至多絕對多數理事國便可作成決議了，因為憲章對於這件事情並未有所規定。

其次，恐有人要問我：為什麼我決定提議以七票為準，好像這是一個程序問題。我的理由是當一件申請送到秘書長手裏的時候，在獲致最後決議以前所應經過的一切手續都祇不過是程序事項。秘書長不能把它歸檔就算了；他必須推動機構來處理此事。怎樣推動呢？大會若在開會期間，他便須以那件申請報告大會，若在閉會期間，便把它報告組成大會的本組織各會員國。問題是有一個國家願意做聯合國會員國；各創始會員國和以後加入的各會員國應當知道這件申請，因為接受此項申請或予以否決，乃是它們的特權。

這件申請必須及時送交安全理事會，俾理事會得加以研究，並就應否予以接受一問題提出它的意見和建議。與“經本組織認為”——我是在引述憲章原文——一語有關的這第一個階段是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必須經過此一階段，對於所謂“認為”如何一節，最後才能有所定奪。在大會作成有利的或不利的裁定之後，最後果“認為”如何就可以宣佈了。這一階段的工作雖然絕不能更改整個行動的性質，但它是安全理事會所必須執行的一項職務，是達成最後決議之前所必須遵守的程序的一部分。

安全理事會在作成建議之後，不能把這件申請擱置起來。它必須經由正當途徑將其建議送達大會，由大會作最後決議、接受、否決或緩議。

當事國既經提出申請書，它就有權要求答覆。准許它的申請嗎？否決它的申請嗎？延緩審議這件事情嗎？不管答覆是有利的或不利的，根據最簡單的國際禮貌而言，無論如何也應該給它一個答覆。申請入會的國家固可從正式紀錄或從報章獲悉其被拒絕或業經決定緩議的理由；但它應該得到一份正式的書面通告，藉悉結果如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採用的辦法——我相信除非是通過一件有利的決議案，我們是不發信通知的——使我們勢將遇到很不愉快的報復行動。若一個國家的申請被擱置起來而該國沒有得到正式通知，這種情形也許會給我們一個外交上的教訓，因為最後我們若准許它入會，它或將敬謝不敏，反而不加入了。

因為程序是必須如此，而不能另變花樣，安全理事會投票贊成或反對一個申請國入會一舉顯然祇不過是處理這件申請的必要程序中的一個階段而已。所以我覺得有七票贊成便是有利的建議，而少於七票便是不利的建議。

五大國的投票是——並且永遠是——非常重要的，那是很明顯的，而且我知道一件申請若未蒙五大國中的三國或四國予以通過，它就很難在大會裏得到所需的三分二多數了。但五大國中的一國或二國也顯然不能關上本組織的大門而不准許其他五十七個會員國所願意讓它加入的國家進來。無論根據法律、道義或論理立場來說，這種落後的觀念總是不正常的。

簡言之，安全理事會須就申請國入會問題作成建議一事既不是在理事會特定職權範圍內的一個實體問題，也不是其中的一件程序事項；此事就像其他程序問題一樣，必須得到七票方能獲得有利的建議。

有人講過，安全理事會的建議是一種選舉，所以必須有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可決票。這項陳述實無根據；作這種陳述的人沒有說明為什麼這是選舉，即使這的確是選舉的話，為什麼沒有五常任理事國的可決票便不能選舉呢。附帶講一句，我們不妨注意理事會選舉國際法院法官時祇須十一票裏面的六票多數，不管常任理事國投的是什麼票；理事會遵照議事規則選定主席時祇要任何七張可決票就夠了。

有人稱憲章第四條係指准許入會而不是指否決申請，所以除有利的建議外便沒有其他什麼建議可言了。這個陳述雖想證明許多事情，實則沒有證明任何事情。當一件申請在安全理事會裏或在大會裏交付表決時，所投的票數是點過的；若已獲得准許入會的所需票數，那就是通過了；否則便是否決了。因此，若入會申請沒有被接受，憲章第四條裏所稱准許為會員國云云便含有否決之意。在一切有選舉權的機構內和任何地方，可決票和否決票都是用同樣方法點過的。

有人稱依憲章第十八條所載，准許申請國加入是一個重要問題，沒有到會和參加表決的三分之二會員國的贊成是不能決定的，所以須有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的可決票方能通過有利的建議。但選舉國際法院法官也是一個重要問題，仍祇需要理事會任何六個理事國的可決票就夠了。

以上所引各項議論是那樣的幼稚，實足以加強我們的信念，覺得我們是對的。反對我們的人似乎不論抓到什麼東西都是好的，像一個快要淹死的人在其掙扎求生之際，不管一片木板如何軟弱，一看見就把它抓着一樣。

我曾在大會上次屆會時說明在委派秘書長時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為行使否決權所遵循的程序⁷。有關委員會接受了一件相反的決議，

⁷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議正式紀錄，專設政治委員會，第六次會議。

但遭蘇聯代表團反對。此事重經審議，後即通過了一件特別決議案。那件決議案的規定非以憲章為根據，它許可在選舉上述職員時行使否決權。

我的議論根據這一點：即第九十七條的措辭與第四條的措辭既然完全是一樣的，金山會議對於申請國入會問題若准許行使否決權，它就會通過這樣的一件決議案。它並沒有這樣做，因為它不願這種情形發生；並且我一會兒就要證明它顯然是抱着這種態度，因為它決定採取相反的办法而對於上述第四條予以正確的解釋。

有人稱我的議論是與我自己的論據相矛盾的。我不能禁止人家作這種演繹，我很替作這種演繹的人惋惜，事實與常識都不能支持其說。憲章裏面對於二件事情曾規定類似程序：一件事情，即關於祕書長的，金山會議議決可以行使否決權，但另一件事情，即關於申請國入會問題，理事會須宣佈它贊成或反對建議准許某國入會，大會則有權否決經獲有利建議的申請及接受未經建議的申請，那便是含有不准行使否決權之意了。所以我的議論證實我的論據，並不是像有人所說的那樣互相矛盾的。

對於金山會議就祕書長問題所作的決議，我們頗能諒解，因為這個職員必須得到二個機關的信任，這兩個機關中有一個，即安全理事會，是常設機關，至於該會議將是否准許申請國入會一問題完全交給本組織各會員國去判斷，則必須加以熱烈讚揚的，因為這件事情是完全屬於大會職權範圍以內的。

有人稱憲章祇承認安全理事會的二種表決程序，因此，申請國入會問題既屬實體問題，通過正面的建議必須有五常任理事國的可決票。這項陳述是錯誤的，而且這種錯誤幾乎是不可原諒的，因為正確解釋為何，憲章裏面已有非常明白的記載。憲章承認安全理事會至少可以有四種表決方法。除了第二十七條所提起的二種方法之外，安全理事會得以任何六票選舉國際法院法官，並得以任何七票召開第一〇九條內所稱的全體會議。我深信反對我的人們不會否認修正憲章是一個實體問題。

請讓我在這個際會就安全理事會裏面的表決程序略談幾句離開本題的話。我剛才已經說明有四種程序。有人反對我的論據，說是祇有二種程序。這種意見差異是不足為怪的，因為尚有些人祇承認一種程序，即一致同意規則的。雙重否決可以使一切程序問題，不復為程序問題。

有人稱：即使接受不利的建議，這種建議也需要七張可決票，包括五常任理事國的同意

票在內，這一點對於我的論據是沒有什麼幫助的。這種議論顯然使我們的問題變為更複雜，而不會使它明朗化。這種議論家的自信力之強，他們所期望對方腦筋簡單之程度，均屬驚人。

在表決應否建議准許一件申請時，有些人投票贊成，其他則投票反對；若贊成者達七票時，不管反對票有多少，該項申請即算獲得有利的建議；若贊成者不滿七票，不管贊成的和反對的有多少票，該項申請即算獲得不利的建議。

要對一件事情表決二次的這些企圖——一次根據某種意義，另外一次則根據相反的意義——使人覺得有些人不明瞭過半數表決是什麼；他們祇能夠想像到一致同意表決，他們表示了不能調和或難於調和的二種傾向。

我的評論到此即將結束。我在大會上次屆會時曾提起金山會議紀錄⁸，並稱該紀錄內載有法學家委員會的一項意見，依照該項意見，大會可以通過曾經安全理事會提出不利建議的人會申請。人孰無過，但我們遇到這種事情就應加以矯正。我是一個科學家，我知道錯誤是人間常事，今天的真理必須讓明天的新真理取而代之。但我不能接受輕率的矯正。我不願對於這些矯正加以判斷，因為我必須承認它們是出於誠意的；但我對於有人竟為其所誤一事，則不能不提出抗議。

處理大會的組織和程序事項的第二委員會第一分組委員會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舉行會議時曾研究如何修正用以代替鄧巴頓橡園提案第五章B節第二段的案文問題。下面是該次會議紀錄裏的話。英文紀錄見“聯合國國際組織問題會議文件”，第八卷第四九五頁；法文紀錄見同卷第四九八頁。此項紀錄如下：

“分組委員會審議協調委員會所審議之此提案文之修正稿，俾可決定該擬議案文是否將於某方面削弱大會經安全理事會建議後准許申請國入會之權力。

“分組委員會獲悉，依照法學家諮詢委員會之意見，新案文不致削弱大會接受或否決准許申請國入會之建議或”——我要請理事會各位理事特別注意下文——“不准許某國加入聯合國之建議之權利。

“分組委員會同意，此項解釋應列入議事錄，作為憲章此項規定應有之解釋，並根據此一立場”——我還要請各位注意下文——“通過協調委員會所建議之案文。”

⁸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議正式紀錄，專設政治委員會，第六次及第十一次會議。

分組委員會所通過的案文——有人說是由秘書或主席核准的，此說有誤——相繼由第二委員會和全體會議通過，並載入憲章。那就是有名的第四條第二項。這是正確的解釋，不容爭辯。根據金山會議紀錄，可知我的主張是對的；這些文字祇能有一種意義。

現在我們已得到二項不容異議的結論：第一，我所說關於金山會議文件的話是確實的，這是像二加二等於四一樣，證明了安全理事會必須提出有利的或不利的建議，而大會則有權對於前者否決申請國入會，並對於後者准許申請國入會。

第二，紀錄第三段已毫無疑義地載有我們對於憲章第二章第四條第一項所應作之唯一解釋。那是憲章起草人對該項規定所作的正確解釋，因此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尤其是相信務須儘量准許其他國家入會以求增加本組織威望的那些會員國，都能夠和必須採用此項解釋。

有幾位代表未審大會能否就憲章作成具有拘束力的解釋，對於本事件中這個問題的判斷亦表懷疑。我要提醒他們，大會一向都在解釋憲章，爲了恐怕發生錯誤，或由於其他恐懼——我對於這一點不擬多加說明——而不願解釋憲章，此舉本身也是一種解釋。這是不好的

辦法，因為這樣就會使態度最堅決的會員國企圖強令他國接受它們的解釋。

未經明定不能成立的解釋即係業經默認，且選舉機關均有權利及職責去施行其規程上的規定，隨時制定解釋可疑事項的規則，那是法律裏面的一條通則，並且適用於這些事項的。選舉機關不應於遇到情形需要它採取行動的時候，袖手無所舉動：採取一個立場並不就是說不必從事研究或商討或慎重將事；也不是說不宜矯正可能的錯誤。

祇有上帝和魔鬼是不會錯誤的：顧名思義，上帝是不會錯誤的，魔鬼沒有錯誤，則是因爲即使他確知做錯了，他也不準備承認錯誤。用不着說，我不是把任何人和上帝相比，但我不敢說細細察看之後，不會發現若干像魔鬼的人物。

我的話已經講完了。

主席：既然沒有其他代表要發言，我們現在延會。就本席所知，有幾位理事覺得不便於明天開會，另有幾位理事又覺得不便於星期一開會。若無異議，本席建議於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再舉行會議。

午後五時五十五分散會。